

春之声丛书 许桂声主编

# 乡情

王新成 著



文海出版社

# 胸有一方舞台 笔下无限生机

(代序)

张守振

新成老弟突然打来电话，要我为他结集出版戏剧作品集作序，实在不敢承当！我从未写过，推辞再三，只好从命。

新成七十年代涉足文坛，在小市电业局供职，务过农，当过兵，写过乡志，办过小报，最拿手要算写剧本。硕果累累，成果颇丰，省奖、市奖拿过十多次，难能可贵！

新成在电业局内当差，整天忙于公务，学习开会，下乡检查，竟能挤出时间，静下心来，构故事，写剧本，苦思冥想，舞文弄墨，精神可佳。俗言，三句话不离本行，赶牲口不说放羊。他的每个戏中离不开电电电，电网改造、偷电、漏电、节约用电，一幕一幕曲曲弯弯的情节，一段一段活灵活现的唱白，在我脑子里出现，例如《错在哪里》苍娃有四句唱词：

你违反安规办事瞎，

私拉乱拉截扒杈。

为偷电避开保安器，

自搬石头把自己砸。

这段词，是这么通俗易懂，且又明快、俏丽，而意蕴又是那么深刻，谁能说这样“由雅化俗”的词不好呢？给观众敲响了警钟：用电必须接触电保安器这个道理。

众所周知，戏曲紧跟时代的步伐，实质上就是要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请看《巧审枯井案》

当官办案凭良心，

只认王法不认亲。

一根尺子量到底，

我怕您那个老龟孙。

从这通俗简明，俗中有雅的四句唱词中，看到七品知县刘一铭秉公断案、铁面无私、不畏权势、体察民情的思想。

他无论是在俗中求雅，还是“由雅化俗”都能掌握适度，不偏不废，为观众所想，这些活生生的语言，在《搬迁》、《乡情》、《交电费》、《争泵》等剧目中都能表现出来。

新成为演员写戏，他不仅能够掌握演员的艺术特点，而且创造善于适应演员扮演的角色。他从小和他的伯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二顺生活在一起，可以说对戏曲唱做念打了若指掌，在什么地方可以“扬长”，什么地方可以“避短”，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在作戏中所创造的角色，都是适合人物扮演者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

小戏《马家院的电光》、《扒锅台》、《家事》、《送礼》、《亲情》、《争牛》、《考婿》，大部分都是反映电业生活的，紧扣农民立志改革，农村经济腾飞的主旋律。通过农村电业发展的众多侧

面，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个个先进人物，生动感人的形象。《乡情》中电业局驻村工作队员丁义，为贫困山区尽快脱贫，经多方联系，与日本客商合资兴建矿产品加工厂的故事。《弋月红节电》是让全体群众节约用电、保护资源、造福子孙的场面。《亲情》描写一名基层电管所长为反对婚事大操大办和个别农村干部用电不交费，把负担强加在群众头上的不正之风，发生一场家庭风波，表现了电管所长崇高思想境界。《保安器说媒》写农村寡妇刘文惠和电工恋爱的故事。剧中，质朴纯厚的形态刻画，土色土香的语言渲染，把人们引到农村改革，脱贫致富中的各种矛盾之中。公与私、美与丑、改革与发展、先进与落后，深得感人以情的妙谛。

戏剧艺术是综合性的艺术，需要舞美、光电多方面的衬托，但演员唱、做、念、打，仍是主要表现手段，唱词、对白、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和揭示，是剧作家功力的所在，欣赏这些唱段，并不是把它当作绝妙好词，而是这些戏中的艺术形象能出戏味，是各呈姿态，颇具色彩的。

文学是人学，戏剧作品要表现人的性格，人的情感。在古装戏《秦贵找爹》、《巧审枯井案》中塑造了不同人物性格，表现了多种复杂的情感。在表现人物情感上，剧作者不惜浓墨重彩，着力勾勒，而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写出了一个个火一样豪情的人物形象。他们一腔正气、敢爱敢恨、敢做敢为、敢生敢死，活得堂堂正正、干得轰轰烈烈。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新成同志，勤学多才，谙熟的编剧手法，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在艺术上勇于创新，继承我国优秀

戏剧的优秀传统，掌握了戏曲艺术的规律特点，又不拘泥于古人和章法。他的创作，从现实生活出发，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粗存精，去伪存真，通过各种类型的人物活动，思想感情，性格特征，较好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

新成这二十多个小戏，也不是尽善尽美、了无遗憾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个别语言欠精，构思故事，说教太多，望以后在实践上加以改正，但在戏剧滑坡的时刻，他一头扎进戏曲生活中，一心扑在戏曲创作上，这精神十分可贵，我们希望在这种精神支持下，新成同志将会取得更大更新的成果，在戏剧创作上更上一层楼。

# 目 录

胸有一方舞台 笔下无限生机 (代序) .....	张守振 (1)
(独幕剧) 争 牛 .....	(1)
(戏剧小品) 考 婿 .....	(8)
(独幕剧) 争 泵 .....	(30)
(荒诞剧) 错在哪里 .....	(36)
(小品) 半篮鸡蛋 .....	(45)
(相声) 捱 杠 .....	(51)
(电影剧本) 娶 娘 .....	(53)
(独幕剧) 保安器说媒 .....	(108)
(独幕剧) 马家院的电光 .....	(122)
(小品) 交电费 .....	(134)
(戏曲小品) 正月红节电 .....	(138)
(独幕剧) 扒锅台 .....	(147)
(独幕剧) 摔茶壶 .....	(156)
(戏曲小品) 乡 情 .....	(166)
(戏剧小品) 送 礼 .....	(174)
(小品) 戒 烟 .....	(182)

(小戏曲) 亲 情	(188)
(戏剧小品) 家 事	(195)
(小戏曲) 认 子	(205)
(新编古装剧) 巧审枯井案	(213)
(小戏曲) 搬 迁	(263)
(独幕剧) 风雨路漫漫	(271)
(戏剧小品) 追老蔡	(284)
(古装小戏曲) 秦贵找爹	(290)
(小戏曲) 惨 案	(303)
(小品) 报 修	(311)
(戏剧小品) 矿 工	(314)
后记	(319)

(独幕剧)

# 争牛

人物：牛德恩——男 30 岁

刘雍君——女 28 岁

高志远——男 30 岁，支部书记

时间：1983 年秋。

地点：颍河岸边，一农家小院。

(幕启：左边上房一角。中间厢房檐，斜立台中，房檐下  
一门通牛屋。)

〔在幕徐升中

幕后合唱： 社会主义道路宽，  
精神文明喜讯传；  
阳光灿烂照万家，  
祖国处处艳阳天。

(牛德恩与其妻刘雍君一人拉牛缰绳，一人拉牛鼻具儿  
上，互相拉拽，绕台一周。)

牛德恩：(唱) 我用足力气拉缰绳，

刘雍君：(唱) 我拽住鼻具儿不放松；

牛德恩：(唱) 我拉缰绳，

刘雍君：(唱) 我不放松，

合：(唱) 坚决与她把牛争。  
                                  他

刘雍君：（唱）我说你呀快松手，  
二叔犁地急等牛。

牛德恩：（唱）我说你呀快松手，  
志远用牛火加油。

刘雍君：（唱）支书有头小毛驴，  
搭上人拉也将就；  
二叔忙中牛儿死，  
缺少人力没帮手。

牛德恩：（唱）一头毛驴算个屁，  
小小个儿像只狗。  
套上不识马步路，  
东拉西扯玩提猴。

刘雍君：（唱）我说你是个死赖皮，  
胡搅蛮缠不讲理。

牛德恩：（唱）我说你是个糊涂涕，  
仗着女人占便宜。

刘雍君：（唱）死赖皮，

牛德恩：（唱）糊涂涕，

刘雍君：（唱）不讲理，

牛德恩：（唱）占便宜。

刘雍君：（唱）俺用牛来你也用，  
这不是故意来唱对台戏？

牛德恩：（唱）我用牛来你也用，  
这不是故意把人欺。

刘雍君：（唱）如今男女都平等，  
俺啥权利把你欺；

牛德恩：（唱）嘴说平等不平等，  
多少事儿都依你。

刘雍君：（唱） 空口无凭说假话，  
当着众人拿证据。

牛德恩：拿证据？

刘雍君：拿证据。

牛德恩：拿……（挠头）

刘雍君：拿呀！

牛德恩：有了！（唱）

三月去赶庙上会，  
你却把俺留家里。  
又喂猪，又喂牛。  
又喂兔，又喂鸡。  
连碗黍穄也做不成，  
饿了一天大肚皮。

刘雍君：（连气带笑地）嗨，你真是个气不死！

牛德恩：这回非叫你把我气死不可！

刘雍君：我咋会气死你？

牛德恩：咋着？（背白）再编上一套哄哄她。雍君！

（唱） 我把牲口许志远，  
这不是为人是为咱。  
不要发迷想一想，  
支书权力大如天，  
是批宅基是升官，  
只用他把头点点，  
这牛是办事的大媒人，  
又是一根导火线。

刘雍君：（唱） 少用这话迷蒙俺，  
老透的皇历你少翻，  
支书带头堵后门，

多次开会批污染，  
不特殊，不专权，  
男女老少都夸赞。  
事实最有说服力，  
我不听你那瞎胡编。

牛德恩：（背唱） 看起来好说好劝她不听，  
我眉头一皱把计生，  
双手拉缰用力猛。

（猛拉、刘拽，猛松，刘倒地）

牛德恩：（唱） 把她摔倒在地溜平。  
赶上老犍出门走——  
嘚！（赶牛欲走）

刘雍君：站住！（用牛套将德恩套住）  
(唱) 插翅也难出牛棚。  
(二人争夺牛套，牛将刘按倒在地)

牛德恩：你给我松开。（夺套欲出门，刘猛起身将门拉住，将牛一条腿夹在门缝里，拔不出来）

牛德恩：噫……哎呀！哎呀！

刘雍君：（暗笑）叫你跑。（用手推住门）

牛德恩：唉！（唱）看来软硬都不沾，  
我只好看风再使船。  
(向刘，笑)君，两口哩，何必这样儿；夹住我腿你就  
不心疼？

刘雍君：是你逼咧。

牛德恩：中中中，就算是我逼咧，那我问你，你为啥非把牛借给  
二叔咧？

刘雍君：为啥，这还用问我。

牛德恩：你说说不中！

刘雍君：我说说？

牛德恩：啊，你说说！

刘雍君：好，你听着。（唱）

提起来咱这牛往事历历，  
责任田才分开缺少畜力。  
每一季种的晚收成减少，  
咱夫妻为此事昼夜叹息。  
多亏了刘二叔好心相济，  
老黄牛生下犊送咱家里。  
你也喜我也笑合不拢嘴，  
咱待牛胜似那宝贝儿女。  
一天小两天大膘肥体壮，  
讲个头论力气全村第一。  
二叔的送牛恩咱岂能忘，  
让他家先使用才是正理。

牛德恩：（唱） 刘二叔他送牛理当感激，  
想当初已付款咱是钱买的。

刘雍君：（唱） 刘二叔那头牛作价二百，  
他收咱一百元实在便宜。

牛德恩：（唱） 我有心将牲口先让二叔，  
老同学支书面咋抹脸皮。

刘雍君：（唱） 再一说刘二叔是个烈属，  
他的儿保家园为国捐躯。  
支书他定相让没有问题，  
快将牛送二叔再莫犹豫。

牛德恩：噫！腿夹麻了，松松吧。

（揉腿、刘暗笑）

（高志远上。）

高志远：（唱） 整整等了仨钟头，  
不见德恩来送牛，  
亲自上门去看看，（见德恩，欲进又退）噫！  
(背唱) 他两口玩的啥气候？

牛德恩：唉！（唱）

这牛叫我作了难，  
一牛不能撕两半。  
顾了志远难顾叔，  
顾了二叔得罪志远。  
没牛难，有也难，  
支书二叔难周全，  
难、难、难！

高志远：（暗笑，手搗牛德恩，背白）原来如此！

（咳一声）不难，不难，（刘雍君松手出屋，捡起牛套）

刘雍君：呀！支书，你来的正好！

高志远：（风趣地）好好，正好！

牛德恩：好生气，堂堂男子汉，反叫女人欺，真是没法提。

高志远：咋没法提？我都听见了，这牛应该让二叔用。

刘雍君：还是支书你……

牛德恩：咋，你不犁啦？

高志远：德恩，（唱）

今年老天常阴脸，  
雨水连绵少晴天。  
下种期到时逼人，  
地湿难耕误时间。  
多亏两夜西北风，  
天被吹晴地皮干。

一分一秒比金贵，  
抓紧犁耙是关键。  
烈属二叔缺人手，  
优先照顾理当然。  
我为二叔将牛借，  
再配小驴把劲添。  
犁罢东洼犁西地，  
为的是  
二叔家中夺高产。

牛德恩：啊呀！不亏你当支书，就是比我想得周到。

刘雍君：谁照你。（将牛套扔向牛德恩）

牛德恩：谁照你！（摸着腿）

高志远：都怪我没说清楚，怨我怨我，咋办哩？

刘雍君：（唱）我牵牛，

牛德恩：（唱）我背犁，

高志远：（唱）我牵驴，

合：（唱）同给二叔把地犁。

## 剧终

该剧 1983 年获登封县创作三等奖，并发表于《登封文艺》。

(戏剧小品)

## 考 婿

人物：宋一成——男，55岁，原乡党委书记

尚小明——男，28岁，新任乡长

宋云霞——女，26岁，宋的女儿，尚的未婚妻

刘桂青——女，50岁，云霞妈

时间：1984年春、某日

地点：颍河乡政府

(二幕前，宋一成牵毛驴上)

宋一成：(对内喊) 云霞，你妈上凤凰岭叫您姑去啦，我骑驴出去办个事儿，到乡政府登记，可等我回来再去，千万记住！(内应：记住了！宋上驴)

(唱) 宋一成骑毛驴匆匆忙忙，  
一路上好风光无心观赏。  
尚小明颍河乡刚把任上，  
风一阵雨一阵刮我耳旁。  
凭职权收宅地降撤村长，  
徇私情批“二胎”更是荒唐。  
说什么有了权要抓时光，  
过了期一作废后悔难当。  
新乡长他是我亲手培养，  
入歧途办错事疼我心上。

(白) 要不说您也不知道，俺与小明还有点特殊关系，他是我没过门的门婿，俺哪，俺是他的老丈人！

(唱) 我虽然已离休身不在岗，  
    老书记岂能够袖手一旁，  
    或是真或是假走上一趟，  
    探实情察秋毫考考小尚。

(白) 人家大学毕业，我咋个考法？又考啥？

(挠头抓腮)有了，我就这般如此。(故意衣服撕破)

(唱) 主意定计在手心情舒畅，  
    鞭儿摧驴儿快尘土飞扬。

(二幕启：乡长办公室、桌、椅、茶杯、暖瓶等摆设。正面墙上有一醒目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靠一侧墙上挂一块黑板。上写“17日、晴、偏北风三级”。)

宋一成：哎，你这个小毛驴咋不走啦？啊，是到乡政府啦，怪不得你不走，原来你也是个见官迷呀！(下驴，拴在楼头上，手指驴儿念)

告诉你：这可是堂堂乡政府儿，  
    不许你捣蛋要调皮儿，  
    不许叫，不许闹，  
    不许随便拉稀屎儿，  
    若要不听话，  
    定要挨鞭子儿！(敲门)

小明开门，小明开开门儿！啊呀，原来是铁将军把守，屋里没人儿。事儿紧迫，时光金贵，上街找他，对：(唱)

就是这个小主意儿。(宋下，尚小明上)

尚小明：(唱) 几日来我走遍全乡上下，  
    一村村一户户细作调查。

不正风仍蔓延并非收煞，  
回乡来再计划增添兵马。  
不正风要彻底刹上一刹！（驴叫）  
是何人将毛驴拴在楼下？

（开门、进屋、关门，伏案挥笔，宋一成上）

宋一成：嗨嗨！这个小乡长，真是大忙人儿，不知忙的啥，忘了今儿是啥日子儿！我腿肚跑转筋，还是不见他开门。（唱）

街上街下找一阵儿，  
连个影子没捉住儿。  
顺便买盒二十出儿，  
两毛“雄鹰”小黑棍儿。  
又买四两毛尖子儿，  
开水泡茶润嘴唇儿。  
好，吸根黑棍打足气儿，（抽烟点火）  
晚会泡茶饱肚子儿。  
气足肚饱有了劲儿，  
好战俺那小门婿儿。

（白）哎，只顾瞎呱嗒嘞，门没锁，八成是回来了，叫我上前叫门，咳咳，屋里有人吗？

尚小明：谁呀？请进。（开门）

宋一成：是我呀！怎么，当乡长嘞，听不出声音来啦？

尚小明：啊哈哈，宋大伯，（忙出门迎接）快请进，快请进。

宋一成：啊呀！我可不敢进呀！

尚小明：咋啦？

宋一成：我怕你这个乡长的关门主义，大天白日连一点缝也不留。

尚小明：哈哈，还是伯父说话风趣。

宋一成：管他风趣不风趣，开开门儿省嘞堵闷气儿。